

宋庆龄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教育工程

● 创作新天地 ●

真假表哥



张品成 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

真假表哥

张品成/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假表哥/张品成著. -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02.8

ISBN 7-80154-588-5

I. 真… II. 张… III. 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4820 号

真假表哥

张品成 著

★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民旺甲 19 号 100013)

电话:84252781

浙江省金华市科教彩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850 × 1168 毫米 1/32 4.625 印张 字数:70 千

ISBN 7-80154-588-5/G · 580 定价:6.00 元

作者的话



童年在军营度过，少年在乡村度过，青年在大学和阅读的孤灯下度过，中年在写作中度过……

做过知青，做过老师，后来做了作家，一直做着与文学相关的事情。

写过诗，写过小说和电影，主要写历史和历史中的少年。当然，偶尔也写写现在的一些有意思的人和好玩的事。

45岁了，形体偏瘦，不抽烟，爱笑爱闹。没什么钱，但有许多朋友。没什么爱好，就爱写作。把方块汉字当做砖石，想搭建许多的漂亮房子，让人们很开心。

人物介绍

柏子——

来自五指山区的黎家少年，胆大又好奇。虽是孤儿，周围可并不缺少爱心。这个逗人的故事，都是因为他的一次冒险行动引起……



可丁——

海南省城的少年。爱踢球，还爱没完没了地给同学打电话。这个马大哈呀，看看他闹了个什么笑话，哈哈……



尼前——

也是黎苗山村的孩子。人称“倒丁”，可一点不笨，还是个优秀学生呢。他来到省城看表弟，谁知……



原洪——

可丁的同学。因为个子矮学习又不好，在班上没什么分量。这一天，他终于找到了表现自己的机会……

目 录

1

那个念头就像只兔子在柏
子心里跳着

11

有客自远方来



17

“倒丁”尼前

21

掉到煤灰里的猴和跳
进水坑里的柏子

32

恶作剧

38

人有脸树有皮

47

将错就错



66

真假表哥

57

尼前见义勇为了一把

77

代人陪客的男孩



83

他觉得有人这么听他说

90

真是妙不可言

96

出鬼了出鬼了

他好像要给全世界的人都打一遍电话

101

各人都有得意的理由

110

细碎的字词像苍蝇一样从门缝里飞进来

115

像要把一年里没说出的话都说个光光



119

同是天涯沦落人

127

他们把眼珠瞪得像两颗玻璃跳棋似的

137

非常朋友





那个念头就像只兔子在柏子心里跳着

柏子从一滩浓绿中探出一颗光溜溜的脑袋，他往四下里看。满目都是逼眼的绿，山峦峰岭岩崖沟壑全被绿拥着淹着，有几声鸟啼从绿色里突然蹦蹿了出来，被山风搅着，搅成一种别样的幽静。

有太说：“柏子，你看见什么没？”

柏子没吭声。





柏子没看见什么。那条路白生生的，像谁绕着峰岭用刀拉了一道长长的口子，没有人更没有车。这个季节是海南旅游的淡季，上岛的游客本来就少，人们也不愿顶着大太阳到山里来。海南的太阳很毒。

没人，连鬼影影也不见一个。柏子想对有太说出实情，但话到嘴边却缩了回去。

他不想这是真的，他想能见着个人。

他支着耳朵，听到一点响动。

往那边看，那边树叶动了一下，从浓绿间探出一团黑黑的东西，大大的眼睛，弯弯的角。

是一头水牛。

黎家的牛和别处的不一样，黎寨里没有牛栏，牛是放养在野外的。各家的牛都胡乱混杂在一起，日夜都在山里。海南的山里没有豺狼虎豹之类凶猛动物，更没有盗牛贼。牛在山里很安全。十天半月后，牛会自动回一趟家，到主人家找盐吃。牛和人一样，也要吃些盐。它们竟然不会找错门，牛这东西很通灵性。

有太说：“柏子，你看见什么没有？”





柏子扳着一根树枝，他听到树枝不堪忍受的吱呀声。

有太说：“你说话，你说呀，你看见没？”

柏子说：“你不会自己看？”

叫有太的男孩也从浓绿中探出头来，眨眉眨眼往四下里看了好一会儿。

“我看不到，糊糊的，都是糊糊的绿，我看不到，你知道我眼睛不行。”

“噢！”柏子说。

“有人哩！”柏子说。柏子在编谎话。要真有人就好了，柏子想。

“一拨一拨的……穿花花绿绿衣裙，撑了伞。”他说。

“又不下雨他们撑伞？”

“挡太阳呀，城里人细皮嫩肉的不经晒，晒晒就晒化了。”

“胡说，肉能晒化了？”

“城里人就那样。”

“你又没去过城里，你怎么知道？”

“反正我看见他们了。”柏子说。





“怎么听不到他们说话?”

“你看你，城里人不经累，你想那么长一截山路，要爬崖过岭，走路，他们喘不过气来，出汗，像落水的猫崽一样，一身湿渍渍的……他们顾得上说话?”

有太相信了柏子的话，他说：“还有汽车吧?”

柏子说：“多哩，大的小的，方的扁的，红的白的……”

“噢噢!”

“你看你噢噢?”柏子说，“难道我胡说?没汽车城里人怎么来的?”

有太说：“我没听到汽车声。”

柏子说：“汽车没有动，汽车停在山脚下的空地方睡觉哩。你能听到声音?你这人……”

他们说着话，觉得心里好受一些。

那阵子他们太寂寞了。

其实，从一放假他们就觉得孤单寂寞。今年的暑假不像以往。以往他们砍树割草，可现在山封了，要保护森林，一草一木都不能动；以往他们修葺茅寮，上寮顶铺草，往竹竿上糊泥巴，可现在，





上头给黎家拨专款改造黎家传统茅屋，做了砖瓦屋，不必年年修葺了；以往他们去附近的矿上做小工，到筑路工地敲石子，一天能有三块五块的现钱进账——当然并不完全是为了钱，到那地方好玩——可现在人家不让他们做，说雇童工那是犯法的事，可开不得玩笑，倒给老板工钱他们也不敢。

两个月的假，对柏子和有太来说太长了些。他们没书看，没电视，没电子游戏，没夏令营，没旅游，没新鲜玩伴……

这日子过得！唉唉，柏子在心里叹着气，他觉得时光难熬。

那念头就在那时跳出来的。

念头就像一只才出窠的兔子，在柏子心里那片草地上突然地跳了出来。

“我们进城去！”柏子的声音像从地下冒出来的，很突然很响。

“你说进城？！”

“城里人能到咱这地方来，咱就不能到城里人的地盘上去？”其实，柏子早几天就有进城的念头。

“多远……城里那是个远地方，在天边边上。”





有太说。

“你不去？”

“又没钱，城里是个花钱的地方，没钱进得去？”

“你不去我去！”

“啧啧！”柏子原以为有太会眼睛睁得老大。他想，有太一定为他的决定感到震惊。可柏子没想到有太表情淡淡，还“啧”他。那啧里分明有一丝讥讽。

有太根本不相信柏子真会去城里。

“你去你去就是。”有太说这话时脸上浮了一层笑。

柏子说：“那我去了噢！”

有太说：“去就是我看你去！”

柏子往山下走。那条路现在不像伤口了，它像一根白白长长的带子，把高高低低的峰岭拴住，把远方的那个城市拴住，把柏子一颗心拴住。

有太站在那儿没动弹。看着柏子一步步走下山去，他想柏子走不多远就会返身。

他哄我玩哩，装得倒挺像。有太想。





去城里？鬼哟，有那么容易去城里，城里是想
去就去的地方？有太想。

可柏子没返身，他消失在不远处的林子里。

“柏子柏子！”有太喊。

“鬼哟，你出来，你躲在那地方像坨牛屎，我
看见你了，像坨牛屎。”有太说。

那地方静静的。有太拈起块石头丢了过去，还
是没动静。

“城里是张大嘴，去了就把你吃了吞了。”有太
对那蓬绿色嘀咕道。

他还是不相信柏子会去城里，他想着下午该有
个什么花样，两个人玩消磨时间。他们俩都是孤
儿，孤儿的性格总有些怪，没爷没娘的总受野孩子
欺负。所以他们变得很那个。他们不跟别人玩，别
人也不跟他们玩。

他们没别的玩伴。在寨子里他们两个形影不
离。

那个念头这会儿不是兔子了，它在柏子心里变
成了一块石头。

我去城里！我偏要去！他想。





城里人走马灯样往我们这地方来，就不许我们去一回城里？他想。

柏子往公路那头望。山上有座矿，不时有运矿石的车队从那边驶过来。他们把矿石运到省城的码头上，然后装上大船，运到很远的什么地方去。

没有车也没有人，路干巴巴地横陈在那儿，没有什么生气。

我不急。柏子想。其实他有些急，他要是不急就不会想急不急的事。

我急什么？他想。

他从路边的芭蕉树上摘下一串芭蕉。五指山的芭蕉很好，是人称糯米蕉的那种，吃起来真像吃糯米饭一样，很香很经嚼，还有籽。你吃过有籽的芭蕉吗？那不是一般的人能吃得上。

柏子掰了一串，吃了几只，肚子就饱饱的了。山里就这点好，不愁没吃的，山里的孩子在山上十天半月的也饿不坏。

柏子把剩下的芭蕉别在腰带上，像别着一排手榴弹。他又在那边地里弄了根长长的甘蔗，像一杆枪那么举着。





柏子很得意，他觉得自己那身装束很那个，像当年琼崖纵队的老红军。

突然，一声很响的轰鸣把他吓了一跳，继而又狂喜起来。

那边驶来了一辆卡车。



柏子选了个斜坡处在路边的林子里躲藏了起来，他知道该怎么做。他不能拦车，那没用，司机





们没人愿意让这些山里孩子搭车。

汽车驶过来，一到上坡时速度明显就慢了下来。柏子蹿了过去，麻利地攀上车斗。他掀开篷布找了个空隙处藏身其中。

那地方像个蒸笼，热气逼人，但柏子咬牙忍着。

他想他能进城了，这可是个了不起的事，这比什么都好，吃点苦算个什么？吃再大的苦也值。

